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意象

吴应芳

(中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意象在转型期的嬗变律动中呈现出与传统文学差异巨大的超真实性、直观可感性、多维性、整体性、综合性、浮躁性以及跳跃性等特征, 这些特征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踏上崇尚视觉文化和欲望主题的消费文化话语道路的结果。随着技术与艺术的更完善的融合,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意象将焕发出既令人惊诧又持久永恒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 数字化语境; 文学意象; 赛博空间; 超真实

中图分类号: I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3-0411-04

随着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的数字化技术的普及, 人类进入充满着复制与拟真的数字文化时代, 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在经历着深刻变革。文学意象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形态之一, 是文学创作主体寄寓情思的心灵创造。在文学存在方式、传播方式、创作主体的艺术感觉和思维方式等面临转型冲击的数字化语境中, 文学意象也在转型期的嬗变律动中呈现出与传统文学差异巨大的诸多表征。

一、数字化与文学意象的新语境

本文所说的文学意象既包括小说戏剧中塑造的艺术形象, 也包括诗歌散文中特殊的表意性观念意象。文学意象是一个内容丰富、纷繁复杂的系统, 它的结构、生成和物化都有着自身特殊的规律。文学的创作方式、存在方式、欣赏方式以及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艺术思维都会影响文学意象的创造和把握。数字化为文学意象提供的新语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 数字化为文学意象提供了新的时空背景。数字化就是对把原始的声音、文字、图像等信息用间断的电磁脉冲(常用0和1来代表)来获取、存储、处理和传递方式的概括。数字化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引发了一场范围广泛的革命, 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和生活模式。它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思想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 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 改变着世界的面貌。按照尼葛洛庞帝的说法, 数字化“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 能以光速传播”, 它是“信息的DNA”。“数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 它决定我们的生存”^[1]。数字化生存实际上意味着人类有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的、数字化的生存活动空间。这个空间是借助数字化构造出来的, 它不是想象的、虚假的, 而是虚拟的真实。我们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处处浸染着数字化的色彩, 人们置身于消除一切时空的即时沟通环境之中。

第二, 从狭义的角度来说, 数字化改变了文学的面貌, 使得文学意象的结构、生成和物化都有了新语境。首先, 数字化改变了传统文学的面貌。数字化使得传统文学作品改头换面, 出现了电影、电视形式的文学样式, 而网络更是把卷帙浩繁的文学著作一网打尽, 用比特的形式储存其中; 数字化技术同时也为图文书的火暴推波助澜, 使得图文书成为视觉化时代的又一冲击波。其次, 数字化直接催生了网络文学。就文学而言, 数字化技术对其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电脑技术和网络技术。电脑和网络的广泛应用, 给传统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范围的互联网, 高速运转的芯片, 迅速扩展的宽带, 成熟的数字压缩技术和存储检索技术孕育了网络媒体的诞生。1998年5月, 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召开的年会正式宣布, 互联网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体之后新兴的第四媒体。这种高科技的传播媒介, 不仅扩大和更新了文学赖以存在和传播的物质基础, 打破了纸张在物质媒介上对文

学的垄断地位,而且还为文学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手段和接受方式,直接催生了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在创作方式、存在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欣赏方式上都有着区别于传统文学的显著特征。

二、数字化语境中文学意象的特征

(一) 赛博空间的超真实意象

数字化媒介的引入,特别是文学的网络化生存,是技术革命对传统文学的一次从观念到现实的颠覆。美国学者埃瑞克·戴维斯指出:“电脑、媒体和远程通讯技术正在不断收集、控制、储存和传播着一个日渐庞大的数据流,这无疑建立了一个新的维度:信息空间。这个繁殖力极强的多维空间是虚拟的、网络密集并十分复杂的,是一个广阔而又至高的王国,它是由我们的想象力和技术的表述来调节的。”^{[2](141)}这个由电脑和网络创造的虚拟空间就是赛博空间(cyber space)。赛博空间这一概念是加拿大作家威廉·吉布森在其1985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中提出的。他将赛博空间描述为一个三维的笛卡儿矩阵,一个对网络数据的图表式再现。而荷兰的约西·德·穆尔(Jos de Mul,1956)教授在《赛博空间的奥德赛》一书中认为,赛博空间是一个“超空间”,它既是虚拟的,又是真实的。赛博空间不仅是一种新的实验性维度,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发生于其中的地理空间或历史时间,它是后地理的和后历史的,而且也创造出与我们日常生活几乎所有方面的种种杂交关系。赛博空间实际上是一个由数字化符号构筑的网络虚拟空间,由于数字化符号可以仿真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流程,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将数字化仿真时代的现实称做“超真实”。他在《仿真与拟象》一文中认为,拟象和仿真的东西因为大规模类型化而取代了真实和原初的东西,世界因数字化电子仿真而变得拟象化了。超真实是一种比真实还真实的状态,它模糊了真实与非真实的区别,非真实超过了真实,真实本身被超真实掩盖。“由于仿真的超真实性和符号代码的形而上学,电子媒体的符号话语已经能够自主地‘生成’显示,制造‘真实’又复制‘原真’,用关于真实的所有符号割断真实的所有‘在场’,数字化的技术拟象成了真实物象。”^[3]

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意象是文学主体对现实生活中的事物留存在其脑中的审美表象进行艺术加工酝

酿而成的,它是对现实的反映,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而在网络文学中的文学意象可以反映现实,也可以反映仿真的现实,还可以反映赛博空间的虚拟现实。例如网络小说可以写网上交往、网络恋爱,也可以写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现实。网络游戏小说内容可以跟现实世界毫无关联,也可以写游戏玩家在某个网络游戏经历中的经历。在小说当中,同时存在着游戏中的“虚幻”与游戏外的“现实”,如孤独灵珊的《影·魅:未完成的日记》。在这样的文学作品中,“数字化的艺术符号与任何现实都无关,它不过是自身纯粹的仿像而已。”^[3]在网络文学的超文本中,网络写手可以借助娴熟的技术和技巧将现实情景或者虚拟的情景进行逼真的甚至超真实的数字化仿真,从而构筑出超真实的文学意象。网络游戏小说即是此类。通过逼真的场景和道具的设置,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体会江湖中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恩爱情仇,打怪、寻宝、冒险、神游,或诡异魔幻,或恐怖神奇,小说为读者提供的是一个全息体验的艺术世界,这种体验与在现实世界中的体验是一致的,面对的一切都和现实世界中的一样,甚至会觉得比现实生活更真实。

(二) 视觉化时代的直观意象

传统文学作品中的意象不是感性直观的实体物象,而是通过想象用语言营造出来的心灵图景对象化的语言物象。无论诗歌散文中描述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朝晖夕岚、断梗飘蓬,还是小说戏剧中塑造的才子佳人、豪侠英杰、奸雄恶霸、明君贤臣,其物质载体都是文本中的语言符号。读者只有通过语言符号进行解码,实现语意的经验还原,才能捕捉到这些审美意象。

赛博空间是一个由数码图像建立起来的多维信息空间。与传统文学相比,置身于赛博空间的文学作品经受着技术理性对审美诗性的强劲冲击,是一种格式塔式的数码图像艺术,其审美意象更多地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具有直观可感性、多维性、整体性和综合性。

信息化、数字化使整个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指出:“倘若我们沉思现代,我们就要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4](81)}“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4](90)}就文学而言,“视觉形象以电子文本的广泛传播不但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而且逐渐形成对语言形象的侵扰乃至替代。”^[5]在数字化时代中,比特对原子的虚拟,使网络文学成为了一种动态

艺术，它融文本、视频、声频、图形、图像于一体，达到了声像互补、图文并茂的艺术境界。“网络上的文本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些相对封闭自足的白纸黑字。在网络上，人们永远在通过高亮度的链接进行无穷无尽的跳转，各式各样的声音和图像在文字之中星罗棋布，文本和文本相互镶嵌、叠套和指涉，以至于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6]多媒体创作、超文本链接是纯粹的网络文学最显著的特征。网络上的各种文学体裁和视听艺术均可相互交融，实现多媒体的结合。超文本则采用网络链接技术，在一些字、词、符号、短语或图像等关节点上加上一些特殊的标记，如加亮、换色、变字体、加箭头或其他特殊符号等等，提醒读者点击，以进入不同页面。超文本可以改变思维方式和文学文本的基本结构，是一系列可随读者行动而延伸或缩减的收放自如的信息。

一方面，视听图象和语言艺术在技术和审美形态上融通，形成一种丰富多彩、缤纷变幻的文学艺术，给人以强烈新奇的感官刺激，全方位、多层次的审美享受；另一方面，图象的浅表直观性消退了人们对语言意象进行品位和咀嚼的耐性，销蚀了审美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审美对象之间的距离，削弱了人们的艺术感觉和思维。语言是线性的、概念化的、抽象的，以其独有的弹性与张力为受众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而图像则是感性的、平面的、同时出现的，能够满足人们瞬间的快感与娱乐。每一种现实的“形象”以集中了其所有存在意义与形态的所指来突显它的个体性，但也因此限制了审美能指的弹性与张力空间。“虚拟现实的符号类像从内容本体上失去了它们作为具有特定指涉的文化符号所应有的价值皈依，其审美的语象(icon)被虚拟的视觉仿拟非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了，不仅仿拟的物像本身失去灵韵，也无从品味其原初的本体意义。直观替代体验，符号解构意境，祛魅消除韵味，技术拼合驱逐了‘诗意的栖居’”^[7]

(三) 消费时代的浮躁意象

数字化时代带来的全球文化交融使得西方话语日益东渐，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甚嚣尘上，加速了我国进入消费时代的步伐。由于外部环境以及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价值的变化，消费时代的文学意象呈现出明显的轻盈浮华、急功近利的特性。

从外部环境来看，在消费时代，消费在整个社会文化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与心理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操纵着文学艺术的

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成为生产文化快餐的工人，文学创作实际上已变为自觉迎合读者口味的生产。“强烈的速度变化的感觉，时尚化的趣味，唯美主义的风格，狂欢的格调”^[8]，这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典型特征。它为作者写作指出了一条热卖畅销的途径。大众认可，领导点头，市场好销，成为大多数写手的写作准则。他们在创作之前就不得不考虑诸如卖点、炒作、包装等非艺术因素。在这种语境下，作品与其说是创作的产物，不如说是出版商、作者与市场合谋的产物。

从审美价值来看，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对象成为一个整体性的意义象征体系。正是由于消费对象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使人们对消费对象的使用价值的需求转换成了“为欲望而欲望”的需求，从而，过去意义上为满足需求的消费被转换成为满足欲望的消费，亦即对欲望本身的消费^[9]。从需求到欲望的价值转型，使得“池莉从平民‘仿真’走向了都市传奇，由老百姓的日常温情走向了大款和美女的惊世艳情，由柴米油盐的烦恼走向了男欢女爱的战争”^[10]；使得许多写手如卫慧、棉棉、木子美等人则在欲望的支配与放纵中甘心堕落到“下半身写作”“欲望写作”。在卫慧那里，小说已经成为“不想设防”的自传体。而木子美更是将性爱日记公之于众。大有深意的是，她的“性爱日记”在网上公开两个多月并未引起太大关注，后来则由于刻骨地“记录”了与一位著名歌手的一夜情而点击率飙升，其“纪实性”可谓已经达到了极致，真正以对艺术、道德的彻底解构，实践了艺术与生活、主体与对象之间“距离的销蚀”。

从审美心理来看，在由数字技术构筑的感觉浮躁的时代里，“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正成为一些文学活动主体真实心理的写照。审美情怀为欲望话语所代替，永恒的追求为及时行乐所覆盖，理性批判精神转为泛审美的媚俗，格调高尚比不过新奇刺激。文学曾经拥有的良好诗性思维却因为数字化时代特殊的虚拟思维方式的冲击而显示出奔突无方的困惑和尴尬。那种“人生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自信从容心态，随着数码影像文化的兴起而显得躁动不安。作者不再注重作品的内涵与意蕴，也无暇对作品中的文学意象苦心经营与构思，其文学意象难以做到意象丰蕴。同时，网络文学的自由开放性、互动性特征为写作提供了自由与方便，一些抱着娱乐消遣、体验新奇心理的人也可以在网络上乱笔涂鸦、“灌水”、跟贴。这样写出来的文学作品意象自然不免流于浮泛粗糙。

(四) 随机偶发的跳跃意象

网络写作是数字化时代人——机对话的特殊虚拟实践活动之一。“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劳动改造客观世界的传统实践方式不同,这种虚拟实践是使用数字化符号在虚拟空间建构对象性存在的新型实践方式,其实践的对象是信息,中介手段是由电子形成的一连串的‘0’与‘1’数字或‘数字包’,实践过程是将信息内容按一定程序加工和储存,实践的结果可以直接展现在虚拟空间里,并以电、磁、光的方式迅速传播。”^[11]这种迥异于传统的用纸笔写作的新型写作方式,也给文学作品的意象带来跳跃、闪现等新特点。

首先,网络写作是一种实时交互性的写作,一种注意力写作。在铺天盖地、令人应接不暇的信息中脱颖而出引起网民的注意是不容易的,要紧紧吸引住他们,持续不断地关注你的作品就更难。网络写手切忌考验网民的耐心,所以网络写作讲究快,快速地写作,快速地上传。如果写得慢,写作将难以为继。因此写手往往是随兴写来,没有意象的苦心酝酿,也不会刻意去布局谋篇。一般是抓住一个偶然闪现的意象一鼓作气地写下去,什么时候卡住了再换新的意象。由于写手与生活的脱离,这些意象常常都是因网上的某些信息触发的。例如蔡智恒的作品往往在一开始就以一个意象或事物去贯穿作品。如孔雀、槲寄生、雨衣、电单车等等。

其次,利用网络互动技术形成的作品特别是网络接龙作品是由不同的写手完成的。不同的艺术感觉和思维,就会出现对意象的不同营造。在丰富意象的同时,也会使意象出现不统一、不兼容、不连贯的现象,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同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

三、结语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意象呈现出的种种特征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踏上崇尚视觉文化和欲望主题的消费文化话语道路的结果,其变化与人文话语受到技术话语冲刷、诗性遭到解构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表证着表层化、感官化、断裂化的后现代哲学。随着技术与艺术的更完善的融合,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意象一定会焕发出既令人惊诧又持久永恒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 [1]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 [2] 王逢振. 网络幽灵[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 [3] 欧阳友权.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嬗变[EB/OL]. <http://www.cnki.net>, 2007-03-09.
- [4] 马丁·海德格尔. 林中路[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 [5] 孙盛涛. 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策略[J]. 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理论), 2003, (8): 116.
- [6] 严锋. 超文本和跨媒体的文学[J]. 中国比较文学, 2002, (4): 13-17.
- [7] 欧阳友权. 网络艺术的后审美范式[J]. 三峡大学学报, 2003, (1): 25-30.
- [8] 陈晓明. 挪用、反抗与同构——当代文学与消费社会的审美关联[J]. 文艺研究, 2002, (3): 14-18.
- [9] 陈昕. 消费文化:鲍德里亚如是说[J]. 读书, 1999, (8): 18-22.
- [10] 刘川鄂. 池莉热反思[J]. 文艺争鸣, 2002, (1): 9-11.
- [11] 彭松乔. 数字化时代汉语文学的艺术感觉与思维[EB/OL]. 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2007-03-11.

The literature image in digitization context

WU Yingf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image in digitization context demonstrates enormousl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transmutation rhythm of transformation period, which are hyper-reality, nature to be intuitionistic and perceptible,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l, comprehensive, impetuous and jumping, etc.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sult from that literature takes language as carrier set foot on the utterance road of consumption culture advocating ocular culture and the desire subject. With the complete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and art, the literature image in digitization context will radiate out surprising and eternal artistic charm.

Key words: digitization context; the literature image; cyberspace; hyper-reality

[编辑: 苏慧]